



四書輯疏

中庸二

四

□ 12
3519
5



門 72
號 3519
卷 5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四

後學會津安駁著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指南曰費用之費言如

其浩繁而出不可窮也隱如隱藏之隱朱子曰用則理之見於日用無不可見也體則理之隱於內固有非視聽之所及者陳定宇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也袁誠夫曰凡動靜語默之間人倫日用之際飛潛動植之殊大地鬼神之變莫非此道之用所謂費也然無聲無臭視之而不可見聽之而不可聞者實為此道之體豈非隱乎林次崖曰用謂道之發用也體謂道之本體也揚復所曰體寓用之中隱在費之內三宅氏曰有同時位之體用有異時位之體用立乎靜而行乎動者異時位之體用也陰陽動靜推遷不已與道流行者道之用而其本體之無聲無臭者道之體也

是同時位之體用也所謂費隱者以同時同位之體用言今按用指其所在外發用言廣謂無所不在也體指其所內主張言微謂其形體不可見也

註異

吳孫右曰首節概言道費而隱是總冒呂晚村曰此章但指示道體如此下數章方說到體道處此君子二字是因道字上帶來就現成說與下三章君子微有不同正不消著力也盧未人曰只重道講不重君子丘月林曰這道該夫婦聖人天地萬物在內以其非君子不能盡故曰君子之道○謂之隱者所以贊費之妙也三宅氏曰費隱理氣混合說為穩當精里先生曰以物為費不可以理為費亦不可但當以理之乘氣氣之載理者為費耳今按凡如人為之為事已然則必見一箇人為之所以然道則不見為之所以然而其已然者如此其費所以為妙也李氏曰下文只言費而隱在其中其所以為費即隱之妙曾不之言以其具於此而字故也又按朱子曰形而上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可見不可見形而下者就物上說費而隱者就道上說可見不可見以和為費可見不可見以中和分屬○用則理之見於

日用體則理之隱於其內可見不可見所以當然所以然分屬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與去聲○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陳定宇曰釋夫子曰猶有所憾十句孫詒仲曰居室猶曰居家云爾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吳孫右曰如事親事長未相井白之類皆是林次崖曰亦必指事當其理而後謂之道爾若不問當理與不當理

直指其交感處為道則是指氣為道與告子生之謂性佛氏作用是性禪家運水搬柴無非妙用者亦何異哉今按其大無外謂外面周徧其小無內謂裏面纖悉吳菴右曰其當然之發用充滿盈溢無物不有無適不然蓋極其費而就其中之所以然之體則無形迹可見又按其在外面而發用者是其然其在內主張者必有所以然這所以然使得他如此之謂與己然字對不與當然對下節章句做此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至盡也○聖人不能知不能行者非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天地間固有不緊要底事聖人不能盡知緊要底則聖人能知之能行之若至妙處聖人不能知不能行粗處却能之非聖人乃凡人也盧未人曰全體與上節體微之體不同此是用之全體上是用之本體胡斐才曰不知不能在聖人固自無傷然在道却不盡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

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

去聲之類侯氏名仲良字師聖

程子之門人也問禮於老聃見家語觀周篇史記孔子世家學官於郊子見左傳昭公十七年病博施見論語雍也篇問以孔子不得位為聖人所能竊謂祿位名壽此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道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侯氏所引孔子之類乃是且將孔子發影出來不必一一較量祭虛齋曰聖人所不知不能者非名物事變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己之所能必致與非名物事變日用常行不切之事則非己之所能必致與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非己之所能必致與夫勢之不能如願者也皆非分內之切務斯道之極致也今按博施包濟衆在其內禮官亦道之所在大德有必得其位之道雖四海之外亦有兼濟之道而有所不能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數救反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翼註曰覆載生成之偏如

天職之生覆不能成載地職成載不能生覆是也此以
天地之常言也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如當寒而
暑當暑而寒善人遇災凶人遇祥是也此以

註異 吳孫右曰次節形容其費陳定宇曰全段皆是
說費在不言之表不可見者為隱鄧雉千曰下

面摘個愚不肖便狀一小字上面摘個聖人天地便
伏一大字盧未人曰夫婦猶言匹夫匹婦也翼註曰

是夫婦中愚者不肖者劉上玉曰聖人與愚不肖字
對照不是與夫婦對照聖人亦夫婦中人也楊復所

曰肖骨肉相似也不肖不似乎賢也中村氏曰與參
之與胡期偃曰言不多蔡虛齋曰此特因言聖人有

所不能而更上一步說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
盡者所以甚言君子之道費耳其實此章說道只指

君子所當知所當行者非併責天地以體道也翼註
曰不可說壞天地聖人只見道廣耳今按天地之大

虛齋曰道言諸家用之精里先生以形言今從之蔡
虛齋曰憾只是未足他意惜其猶有未盡也寒暑災

祥之不得其正亦是不足他意孫潛村曰天地亦
終囿於形氣故天地亦未能盡道胡斐才曰故字即

頂上贊之鄧雉千曰承上聖人天地說出大承上愚
不肖說出小李岱雲曰君子語道之大也則渾淪溥
博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孰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
焉其語道之小也則幾微纖悉無物不體而其小無
內孰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焉李氏曰常解作就君
子之道而語其大說則君子之下須添之道二字而
於本文亦欠順或問明作君子之語道說最直捷可
從姚承庵曰莫載就無限處言莫破就無滲漏處
言揚復所曰載是承當也破是拆開入內意又按道
無大不在故天下之物不能載之而出乎無道處也
道無微不入故天下之物不能破之而入乎無道處也

詩云鳥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為余專反○詩大雅旱麓鹿音之篇為鷓處脂類李時
鷓類有數種戾至也察著也兩箇察字同異朱子曰

為蓋其一種然昭著三宅氏曰察是費之著明也新安陳氏以為

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饒雙峰曰是自

隱者昭著誤認了史氏議之是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

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

聞所及所謂隱也陳定宇曰此詩二句與體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

亦非比喻也許白雲曰偶借詩兩語以明之其義不專在於為魚也或曰此氣也又何以言道蔡虛齋曰

為魚之飛躍氣也而其所以飛躍者理也氣使載得許多理出來故理氣自相依而不相離○化育流行

就物上言今按此四字好看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

費隱之混合理氣為言自見

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吳伯章曰喫緊猶俗言

著猶喫棒喫劍之喫緊即急也林次崖曰活是周流無滯得意潑潑地是贊其活也翼註曰活字是活動

意又是自然意今按潑潑為鱣鮪鱣之鱣魚掉尾也地猶黑窳窳地之地俗語助辭猶的底林次崖曰

言子思特揭個為魚來說這道是喫緊為人處被他揭這兩個物事來說見得此道在天地人物日用常行

間都恁地活潑潑地拿陳定宇曰章句引程子說

他不住揜藏他不得讀者其致思焉陳定宇曰章句引程子說

蓋前面已說得文義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板漸遠

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言而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朱克外曰造端以下又約言而總結之陳定宇曰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

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及語大莫能載包到為魚上下察處

註翼吳孫右曰末節收拾前兩節意而結言其費林次崖曰造端猶云起頭也君子之道自夫婦處

起頭及到那盡頭盡角處則昭著乎天地之間而無不在矣鄧雉千曰上下察兼大小言此察天地對夫婦說專指大者言陸稼書曰講家有欲將末節作君子體道之功者非也下數章方就下君子所以體道者言之此章則皆就道體言耳孫潛村曰聘侯猶是駢牆之見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

之意也許白雲曰此章專明道充滿天地萬物之間使學者體認欲其灼然如見皆不言工夫然既知自吾身之小以極天地之大萬物之微無非是道則道不可離當體之而不可少有間斷

明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言費之小或兼費隱皆發明此章之意兼合註曰上一支既就中庸之道說到從入去的門路了此一支復自道之不可離處說起箇費字旋即約之

至聖人格天繼述之事帝王人存政舉經綸之業正見自通行遠自卑登高道之費者可全體矣此

一支大義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

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

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蔡虛齋曰此衆人

謂以衆人望人者同猶言人人也非是指蚩蚩之庸

衆人今按道本人性中所具者初非難行之事故常

在於人倫日用之間非高遠也若夫難行之事則必

高遠不緊要底不在於人倫日用之間也故人之行

道者捨人倫日用之事唯高遠是務則非所以行道而其不可行道也必矣

註翼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朱克升曰道不遠人是正言之為道遠人不可為道是反言之為

道須不遠耳要認黃勉齋曰人字兼人已而言三宅氏曰為道字上下同一意今按朱子引顏淵問仁章兩為仁者以證上下兩為字一意也白雲虛齋諸家似誤認撮言引解集說從之非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睨研計反○詩豳反悲中風伐柯之篇柯音斧柄朱子

登曰則法也則是樣子周禮註伐木睨邪視也言人

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陳定

謂在手者本不遠也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故伐

者視之猶以為遠也張泰嶽曰然畢竟手裏執的是

柯者看來猶以為遠陳定宇曰睨視而則若以人治效之今按睨視是一意不必用白雲說

人則所以為入之道各在當去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道不速人翼註曰治人就教人說陳北山曰故君

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

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

以為道也盧未人曰止不加責以所難今按非欲其

以人者非欲人速人為道也其字指人言君子之治人

也欲行其所能知能行也張子所謂以眾人望人

則易去從是也見正蒙下同朱子曰此眾人不是說

以人治人之意也故引之以發明之

註翼董日鑄曰子觀四節文義本不相屬非夫子一

疏奇特明簡深得章旨胡斐才曰時解謂下三節相

之事殊為牽合今按引解說不可從陸稼書曰史氏伯璿及翼註賽合註各有標戈之說俱不可從李氏曰三節明明各開並無以忠恕貫全章之意先儒多以忠恕該君子之道四節已屬牽強而史氏與虛齋並謂治人亦忠恕之事預照下文立說尤非語氣所有益渠已忘却道不遠人一句是主腦原以申明道費之小而不重忠恕做工夫處也又按此節是以人所當為者治人欲人不遠人以為道也忠恕節是推己及人欲我不遠人以為道也諸家多錯認不可從楊復所曰伐是欣取胡斐才曰猶遠總是引起道在人身乃真不遠翼註曰猶以為遠下補云若人之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云許亦史曰治人兼作君作師李岱雲曰所謂改而止者乃隨指一事而言改去不善便是善了何用他求諸家都坐煞在道之全量上看謂孝不至於克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如此正是以聖人望人而不易從矣豈非朱子所謂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者哉惟陸稼書謂胡雲峰不敢以聖人望人是不敢以聖人之大而化者責人若至善恰好處則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

豈有不至於是而遽止之理此說最圓蓋隨指一事則凡日用倫常未有半途而廢之理而必欲盡道之全量則非聖人之大而化者不能及也豈可遽望之眾人耶或問既云所謂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耶○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特用兩全字旨意分明諸儒皆未見及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

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朱子曰忠者盡己之

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豪不盡陳北溪曰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所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今按兩己字謂身之天理也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與克己之己以私欲言者不同違去也如春秋傳去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見左傳哀公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中村氏曰施諸己非

真有所受是施也凡吾之心不欲人之施於己者皆是也問此只是恕何故將作忠恕說朱子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間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非忠者不能也盧未人曰蒙引以不願為忠未是只當於恕上看出忠意蓋推心為恕盡吾心以度之便是忠若心不盡何以能推許白雲曰止就事不善一邊說反而言之亦當如此推己之心度之願者則必使人亦得之亦當如此推己之心度之徒落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於人以為道之事陳定宇曰人己之心所同然處便是道李岱雲曰按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可見己心有此道人心亦有此道豈非道之不遠於人者乎此三句就忠恕推見道之本然是一層惟道本不遠於人故己所欲不欲則不施之於人而不敢遠人以爲道也此方是忠恕正而一層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孫詒仲曰以字便是推字與程子之

云以己及物者不同黃氏曰則盡仁之仁字還是說上道字蔡虛齋曰亦非以恕當仁也其謂之盡仁即如孟子所謂求仁莫近焉之意要之恕之熟者即是仁今按仁是愛道之極偏言也己字只是自己與盡己推己之已稍不同愛己之心如子則必欲其孝於我臣則必欲其忠於我友則必欲其信於我之類是也所謂推及人也恕之事而求仁之方也故曰盡仁故引之以發明

註翼 吳蘇右曰忠恕句虛下正言忠恕之事違道不遠言其自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為不遠也今按道字指仁與下第章句盡道之道小異指南曰施諸己二句正是盡忠恕以近道之事非只解忠恕之義李氏曰史氏謂君子之道四節是推己所欲以施於人然則子臣弟友之道非自己本分上事第為施於人而設耶亦謬甚矣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求猶責也盧未人曰求字與下

謂責人也求乎子不責己子謂責人之為子者當孝以事親而反諸己之事親則未能孝也下三句故此

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

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欲我不遠人以為道也反之

責未能用庸德之行半節是美君子以為法故章句於此上用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句束住上文而未句

申君子之言行庸平常也謹之日有不驚奇意行

者踐其實見之者謹者擇其可出之口者不妄也

之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訥則謹益至

非也訥忍也難也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矣行之

力則行顧言矣黃氏曰顧猶應也揚復所曰相照應

願言也但行到極勉時便自然與言相顧言到極訥

時便自然與行相顧今按孫潛村說誤須看兩矣字

是成功言不以用工言異慥慥篤實貌趙格庵曰

註誤矣稼書武曹主之非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李氏

厚也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李氏

是贊美其用功非贊美其道今按貼言行者非蔡虛

齊曰贊美之者願慕之意也以為是為則而自勉也

允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

責己則盡道是也道是當然之

註翼

孫詒仲曰此節總引孔子之言文子以下先施
未之能言真謬誤也陸稼書曰孔子之言庸德以下為子
思之言道存疑謂是進為之道與大學之道道字一
遠之者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方言進為之道或問
甚明祭虛齋曰所謂未能者蓋聖人望道未見之心
不自滿其所至而云然也翼註曰先施之是施信也
如肝膽相照過失相規之類胡斐才曰朋友平等故
曰施曰先者見道自我始之意却非以此圖報蓋既
為朋友則先施皆道所當然也李氏曰朋友同等故
施只一般所爭在先後之間耳吳因之曰行然後知
不足謹然後知有餘不足有餘不可作實看只是他
心上見得如此今按庸德庸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德形於言為庸言者其誤自虛齋始不可從仇滄柱
曰末節上是言道全於君子庸德以下不可從仇滄柱
體道須知子臣弟友各盡其道由於庸德庸言實致
其功陶謹之曰謹體
篤實是做聖賢本領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
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故

上聲與此許白雲曰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
做同此只就此章內摘出說費字非是孔
子真不能於此與十二章聖人有不能意自
不同讀者不可一律看李岱雲曰看來朱子之
意是將夫婦所能聖人所不能二句俱貼在道
費之小上說即此子臣弟友人倫日用至親至
切之常道有時語其粗淺則為夫婦之所能有
時語其精微則聖人且自謂不能盡也何其小
何其費乎如此則聖人所不能句亦是
其小無內邊義而非其大無外邊義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下形旬反在也胡斐才曰如今言君子但因見
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註翼

曰身之所居為位反是為外張瀛海曰吾在上位則下即外也其在下位則上即外也今按如下文陵援是也曰過去未來非慕係戀也

註翼 表誠夫曰行謂行中庸之道蔡虛齋曰行以事言不願以心言今按胡斐才說非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註翼 周聘侯曰不曰行富貴而曰行乎富貴有所以行之者也所以行者何道是也張彥陵曰四個行字可味是盡其居位之道意饒雙峰曰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黃氏曰行乎患難如孔子厄陳蔡文王囚羸里之類陳定宇曰無入猶言無往盧未人曰自得是足乎己無待於外意王觀濤曰即心泰然意吳因之曰無入不自得非正說素位只就素位處形容他胸中無拖帶的光景今按自

得在行道之時說彥陵說非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註翼 陳北溪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盧未人曰陵下是恃勢作威以虐下人求其順我也援上是攀援結納以要上人求其庇我也無怨報不求來有求不得則怨矣吳蘇右曰陵作威意援附勢意皆不正己而求於人所謂願外也摘訓曰夫在下位者既無所怨上在上位者既無所怨下則心之廣大光明無所係累豈惟下不怨上上不怨下下而已哉將見以上則亦不怨天以下則亦不尤人矣此二句又在無怨之外表誠夫曰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之意焉胡期儒曰不怨以窮通得喪言不尤就用舍予奪言陶謹之曰到得不怨不尤俯仰

天人毫無芥蒂真見得胸中多少光明洒落將怨字崩羨斬盡無字全體光瑩乃見不願外極頭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易去聲○易平地也盧未人曰凡理所當為者如平

也胡斐才曰對下險字訓皆借用字眼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

外也吳蔭右曰上二節既分言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矣此則合言以申上意而見君子之異於小人

也重君子上徼堅堯求必得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

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

註翼袁誠夫曰上句結上三節之意下句乃反其意而觀上句以成文胡斐才曰故字通承兩節

居有安靜意翼註曰易字不可就作位字位中之道乃易也孫端人曰以字意自一串俟命不在居易外陶謹之曰俟者聽其自來吳蔭右曰命主天言而人在其中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正音征鵠工毒反○畫胡卦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

之中射之的也朱子曰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

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吳伯章曰按周禮註疏大射選賢賓射樂賢侯之制用布為之皮侯以虎

皮或熊豹麋皮飾其側而古制其皮於中為鵠布侯以五采三采二采為雲氣飾其旁而古畫其采於中

為正詳見司裘射人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

粹人今按棲猶著也意吳蔭右曰孔子之意明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子思引之明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吳因之曰

其求於身之中是即所謂素位也不願乎外也

註翼吳蔭右曰射而失諸正鵠而不能中則反求諸身以為吾志未正體未直而不怨勝己者夫

右第十四章

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

註異

陳定宇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林次崖曰君子之道進為之道也不以當大哉聖人之道看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方作進為之序陸稼書曰自道不遠人章至此乃是一步緊一步雙峰饒氏謂其迤邐放開者謬蓋道不遠人章因上章說得濶了故特說個人字則已切矣然曰人則見在未來皆人之所當盡也故又說箇位字則益切矣然曰位則高卑遠邇皆位之所有也故此章又說箇自邇自卑則逾切矣合看諸章子思一段緊緊為人之意何等細密者為講蓋此章高遠字并不當以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者為講蓋此章因上章說箇位字而位之內

有高卑遠邇之不同故又以其序言之則此高遠只是位內之高遠不必說到天地聖人所不能盡也浦星廬曰境界不易到為遠地位不易及為高胡斐才曰邇是目前卑是平地今按陸氏前說謂位字比人字覺切而邇卑高遠比位字則更切也岱雲非之謬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

家樂爾妻帑

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

篇鼓瑟琴和也調如琴瑟之同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

與擊子孫也胡期僊曰人與妻子之間情好契合如極焉于兄弟之間歡聚協合則和而不乖樂而不戚且耽而和樂之極其久焉許白雲曰詩下二句皆言効驗也李氏曰按朱子訓詩桃夭章註云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又本文註訓擊為子孫可見宜

爾室家樂爾妻孥是從妻子之合兄弟之翕而推及
一家之中無不皆宜且有以及於子孫也如此而父
母安有不順之理乎於漸進之序尤有理會下節註
但根妻子兄弟舉其重者而言不足疑也今按本文
妻子句重妻字室家句
重家字妻帑句重帑字

註翼

陶謹之曰引詩及聖言就遠邇高卑中指出
事以明之引詩妻子兄弟平說只卑邇意必合
聖言方見行遠自邇登高自卑意鄧維
子曰且字從既字生來又進一步說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

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

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張泰嶽曰夫以一家言之父

下的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遂致父母之安樂是亦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翼註曰註中所謂意

者言非盡其寔也但就一家之中微分行遠自邇登
高自卑以見有序之意會此意而求之凡進道皆有
序可知矣今
按贊贊歎也

註翼

胡期僊曰順是安樂就心上說胡斐
才曰其字矣乎字想慕唱歎精神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

體天施地生是功用素誠夫曰自無而出有曰造
屬陽自有而入無曰化化屬陰蔡虛齋曰天地之功
用即造化之迹也造化指天地之作為處言李氏曰
鬼神為造化之迹不是指迹為鬼神以其所以有造
化之迹者乃鬼神也故朱子曰微鬼神則造化無迹
矣黃氏洵饒不得其解乃以陰陽之可見者為鬼神
則是離微而言顯而下文何以張子曰鬼神者二氣
謂其不可見乎今按迹步處也

之良能也 朱子曰二氣即陰陽也蔡虛齋曰良愚謂能者其往來屈伸自然能如此處

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

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

李氏曰以二氣言以一氣言是人以此言之耳若他只是以一物陳定宇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

以陰陽之流行者言二氣之分其實一氣之運也陳北溪曰靈云者只是自然屈伸往來德地活爾蔡虛

齋曰至而伸反而歸止是進退二字耳要認得正而實若泥於反而歸之詞則異端所謂歸根還原者亦

無得而議矣○其以二氣言者亦言其屈伸而各有所屬耳非實有兩箇氣而兩氣之外又別有一箇氣

之貫者也故實一物而已○鬼神三段蓋程子之說未見鬼神是陰陽之二氣也故用張子之說繼之張

子之說未見二氣之良能實一氣之屈伸也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然後鬼神之義盡矣朱子之說重一

氣上二氣則張子已說了今按陰之靈反而歸者同是後半截陽之靈至而伸者同是前半截要只是分

合之異耳又按孫詒仲以虛齋以為德猶言性情功

效 方蛟峰曰性情言其體功效言其用林次崖曰章句言性情又言功效亦非無謂蒙引說只是一樣

字如此則只消說性情便好了又如功效不亦贅邪竊意性情猶言才調蓋能體物處是其才也此鬼神

之性情到那體物處便是功效蓋其才之見於用也此鬼神之功效也性情功效猶云道德功業

註異 且吳蘇右曰首節一章之冒翼註曰嘆鬼神之盛且虛說合訂曰言鬼神亦是言道體與費隱章

一樣意思鄧雉千曰觀高遠之必始於卑邇固可識道之造端矣而其察于天地者則未之見也故又引

夫子之言鬼神蔡虛齋曰陰陽非鬼神陰陽之能屈伸一往而一來者乃鬼神也蓋即氣機之動靜而已

林次崖曰小註寒暑日月春夏秋冬此不是鬼神乃人鬼神之所也要之日月寒暑之所往來春夏之

所生鬼神之鬼神也陸稼書曰此章鬼神與季路問事鬼神之鬼神不同彼是專指天地鬼神與季路

此章是統言天地間氣之靈處○是就物之氣機上見道之無所不在○大全朱子曰鬼神之物之氣機上

實然之理實然二字不是玩或問曰鬼神之意所以
 盛者蓋以其誠耳則知首節內未可用實然之意今
 按翼註新說不可用呂晚村曰鬼神之神即說鬼神
 不分兩層故註云為德猶言性情功效不云德即說
 也蓋鬼神之神無非實有其誠也鬼神之神誠也天
 化只是鬼神其實有是化者誠也鬼神之神誠也天
 上說又按稼書謂鬼神之神誠也鬼神之神誠也天
 言而理自在其中章句性情亦然中村氏曰謂鬼神
 之性情功效曰鬼神之神誠也鬼神之神誠也天
 之為人也鄧維千曰其字矣乎字俱是贊嘆之詞某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
 是其為物之體而物所不能遺也許白雲曰陰與陽
 合為物之始陰與陽
 散為物之終陽散為物之終上言氣至而伸為陽為神氣反而歸
 為陰為鬼是就兩頭說此又言陰陽一氣合而生離
 而死是就中間混同處說○陰陽合散又是陰與陽
 之氣二者相合生物為物之始及其久也此物中之

陽氣上升陰氣下降其物即死為物之終是就一物
 上說陰陽今按孫詒仲說非蔡虛齋曰鬼神雖無形
 也而有以形天下之聲又併其形而反之雖無聲也
 而有以聲天下之聲又併其聲而收之故曰物之終
 始莫非陰陽之所為也○如人物之始生草木之方
 榮陰陽氣合之所為也人物之死草木之枯陰陽氣
 散之所為也鄧維千曰體是鬼神在物中做物的骨
 子必有鬼神方有此物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是
 這陰陽無一物捨得他○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
 遺滲漏又按此章物字只說人與禽獸草木終始字
 以兩頭言只當生死字看為是不然則不切于合散
 字張彥陵諸家說則非正旨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也猶言陰陽合散四字所謂鬼神也又按物所不能遺
 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見易乾卦文言朱子曰
 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而順耳幹猶木之
 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生焉真之幹事
 亦猶是也○體物將鬼神做主將物做賓方看得出
 又按幹則外面有枝葉在體亦外面有物在末見

中庸

小異蒙引

註翼

翼註曰次節正見其盛最重朱子曰此三句指鬼神之神德而言虛未人曰體物兼終始言今按

王觀濤欲兼中間非章旨又按白雲謂視弗見聽弗聞性也體物不可遺情也使人承祭祀者功效也岱雲謂視之弗見二句是性情體物不遺句是功效皆非也蓋所以體物處是性情體物處是功效故上二句只以引起下句性情功效共在體物句上見為是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音齋之為言齊如字也所以齊不齊而

致其齊也陳定宇曰二句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

將祭戒潔也所謂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是也齊明猶也之齊以下皆齊一也無他念紛雜之謂也

潔也曰明潔其心指南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

敬奉承而發見形句反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

之驗也翼註曰使天下之人三句是鬼神發見昭著也

此即體物之一驗不是正見其體物胡斐才曰孔子其靈無不應所謂體物不可遺即此亦可驗矣孔子

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此百物

之精也神之著也正謂此爾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蔡虛齋

曰氣字是指物之氣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蒿使人精神竦然是悽愴○昭

明是光耀底焄蒿是哀然底悽愴是凜然底○昭明乃光景之屬焄蒿氣之感觸人者悽愴如漢書所謂

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何北山曰此是陰陽乍離之際有此聲氣此是祭義所言正意若中庸章句乃是

借來形容祭祀來格洋洋如在之氣象此是感名已散而復伸之氣與祭義所指自不同

中庸

註翼

自造化而言該得廣濶此節于鬼神中抽出所當祭之鬼神言之蓋舉易見者以為驗也使字重看乃陰驅默鼓之意見得鬼神之靈能使人如此洋洋亦重鬼神自著上就祭時所見如此曰上曰左右見得滿眼都是鬼神隨祭而隨在非恍惚不可為象意林次崖曰此亦舉祭祀一端來作證耳下文神之格思之神亦是此類之神不就祭祀時言陳北溪曰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胡期僊曰天下之人包得廣九天子諸侯及士庶人俱在內蔡虛齋曰盛服兼冠履之屬不專指衣也盧未人曰亦是本分常服但要鮮潔指南曰上字該得下字張泰嶽曰左右是兩旁鄧雉子曰在上在左右亦不外流動充滿意精言非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數○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

矧况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註翼

吳蘇右曰四節証其盛証是引証○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屋漏之地極其誠敬尚恐有愧况可厭射而不敬乎周聘侯曰此節止宜開說不必作引證上文祭祀蓋上節原是偶指出示人以為體物不遺之驗章意所重原不在祭祀也章句並不糾纏上文可見今按子思引証之意猶言鬼神能使人畏敬不獨於祭祀時於屋漏之地亦然其體物而不可遺也益可見矣又按上下句平說或重上句或重下句俱未當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以氣陰陽合散無非

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者屈是實伸是實有

伸屈伸合散無非實者吳蘇右曰陰陽之合定有是合故合則為物之始陰陽之散定有是散故散則為

物之終在在著見不可揜也如此夫胡
斐才曰是理以宰氣也今按揜覆也

註異 吳孫右曰末節歸諸誠是結其所以盛也陸稼
書曰末節依翼註因之則是申贊其盛不是推

原其所所以盛或問大全蒙引存疑淺說塞合註則
是推原其所所以盛不是贊詞吾從先進○或問既極
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恐亦是未定
之論麟士取之謬也林次崖曰所謂誠只是實有此
鬼神鄧雉十曰微即弗見弗聞顯即體物不遺微之
顯是由微而顯○如此夫三字是結上語氣九其不
見不聞如此不可遺如此以至承祭如在格思罔射
如此皆誠之不可揜也今按此誠字語類及諸家或
以理言或以兼理言皆與章句不合不可從撮言引
解集說俱謬只以氣之實
者言之理自在其中耳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 不見不聞鬼神體物如在則亦

費矣 體物如在皆鬼神 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

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 朱克升

章皆以道之全體中一事言故曰費之小者後

三章各以其道之全體至極言故曰費之大者

陳定宇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

身位與家比之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

耳今按十七章則以全體之一事推之極其

至者言之十八章則以全體至極而關

天下萬世者言之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

朱克升曰無者彼此俱有之稱包者蘊在其中
之義黃紹曰十六章言費言隱而不言小大故

曰兼費隱包小大三宅氏曰東陽許氏曰體物
不可遺是鬼神之大者下獨指祭祀者言是鬼

神之小者故曰包大小如此言包字不通新安
陳氏曰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

一物言之亦鬼神為之體茲非小歟此說得之
今按經傳通解及諸本多作大小獨山崎氏本

作小大蓋用集編本依許東陽說也不可從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與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陳定宇曰虞君名思夏諸侯舜

之後也事見左傳哀公元年陳胡公名滿虞闕父之子也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舜之子孫不止此故章句以之屬二字諫之蔡虛齋曰指其雲仍之遠者言以見其遺澤之無窮所以為孝之大也

註翼翼註曰首節大孝者非常之業蒙引此句解得其為天下古今不常有耳然亦不過完得庸德分量德為聖人五句正其大孝處盧未人曰德為聖人顯

親者至矣尊為天子尊親者至矣富有四海養親者至矣宗廟享之為親報本者至矣子孫保之為親垂裕者至矣故曰大孝享謂享天子之祭保只是世有爵邑此五句且平言下節方重德講以明致福之本

蔡虛齋曰宗廟享之謂宗廟享舜之祭鄭氏謂舜享子孫之祭未必然也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

註翼陸稼書曰第二節蒙引云此亦即舜之事而論其理如此與下文裁者培之同意非專就舜一人言也其曰舜年百有十歲者章句以證其實耳依淺說則第一第二第五節俱就舜說惟第三第四說蒙引是胡期德曰故承上文來○名是盛名稱頌陶謹之曰大德即聖人之德吳蘇右曰兼大孝在內

今按其字指大德胡斐才曰疊下四句隱然有惟德格天惟天眷德意故下文緊用直接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吳蘇右曰謂篤厚也蔡虛齋曰篤字非全好字栽者培之固篤也傾者覆之亦篤也皆因其本質之異而異其所加也篤厚也厚加也人多不悟厚之為加陸稼書曰篤字蒙

引說得好。栽植也。曰謂根本完固。氣至而滋息為培。翼註不是。栽植也。曰謂根本完固。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遊散則覆。氣是物反中村氏曰氣字乃元氣之。曰天以陰陽之氣並施萬物。曷嘗分別栽傾。只是物之受氣不齊。故榮瘁自別。若或培之。覆之。耳。胡期僂曰培是滋養。覆是摧敗。

註翼

吳孫右曰三節四節言天因而人受以引起末句。指南曰故字承上節來發明必得之理。胡期僂曰物指植物。盧未人曰蒙引兼動物。似於培字無義。吳孫右曰天只因物付物不是有心。故口因素誠。夫曰下故字承因其材篤之而言。許白雲曰栽培覆。覆言天之於物其理如此。實以喻人栽傾屬人培覆。屬天栽傾是其材培覆乃篤也。如此章大舜之德是栽也。得四者是培之也。桀紂傾也。喪亡覆之也。下引詩皆是因栽而培之。呂晚村曰材。無傾栽。盧未人曰傾謂根本敗壞。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

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

申重

去聲使長享福也。祿於無窮也。

註翼

許白雲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素誠夫曰民謂庶民人謂有官守者保者扶助之佑者輔翼之命謂命之為天子。吳孫右曰不惟保護其身佑翼其行命為天子又自天而申之。王觀濤曰憲憲二字正是可嘉可樂處。保佑命申正是受祿處。申即保佑之不巳也。饒雙峰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由之便是培。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

註翼

鄧維千曰此節就舜身上結若沒結說不得受命。胡期僂曰故承上二節佑德意。盧未人曰言

舜之大德是物之裁也是令德之君子也則必得祿
位名壽者亦栽培天中之定理耳陳定宇曰此一句
總結上文意但言命者舉重以該其餘也必者決然
之辭此章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但以理言則
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陸
稼書曰受命即貴為天子也祿位名壽宗廟子孫皆
在其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

也孫詒仲曰孝庸行也說孝而及德尊富等是
由庸行推之以極其至也推是夫子推之章
句文義甚明白呂晚村乃云舜由此庸行造到
極至以推字屬舜真大謬矣○庸行之常以本
章孝字言說孝而至於大及德尊等是極其至也黃氏為指前三章悞矣而其所以
然者則為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此章引孔子稱舜大孝之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父
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事業也謂盡中庸之道也書言王季其

勤王家見周書武成篇言能勤以繼大王所基之王業也蓋其所作亦積功

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政者言

註翼呂晚村曰此章謂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以見費之大者章句云此言文王之事此言武王

之事此言周公之事本自平分未嘗以文王為主而
下二節乃言子述也此皆隆曆間村俗講說杜撰章
旨強拈無憂二字作貫耳今按集說說非是賽合註
曰首句虛下正詳之吳蘇右曰無憂以遇言不以心
言猶云不愁前無所承後無所繼云耳以王季二句
只言父賢子聖作述二句言上有所承而不必于更

化下有所托而不慮其失墜正見文王所以無憂處張泰嶽曰作是創始述是繼述又按兩之字指文王事業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保之

大音泰下同○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繼也大王王

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見武成篇詩云至于大王

實始翦商見魯頌閟宮篇朱子曰翦斷也大王自幽

迹始著蓋有緒業也謂積德累仁戎衣甲冑之屬壹

前商之漸矣戎衣武成文言一著反戎衣以伐紂也

註翼

翼註曰摘訓中力辨纘緒二字只是繼世而為

未安蓋緒字非只指侯位也乃指侯國積功累仁之

事但非是積功累仁以圖天下耳正與子述之同呂

晚村曰纘緒專指翦商一事不得然却脫離不得肇

基王迹兼德功而言即翦商亦言其理勢自然非圖

神器也若欲避翦商之說而專指周家忠厚積德累

仁而言則其緒直自後稷何以獨始於大王哉今按

此說勝仇滄柱纘緒句斷不可屬在伐商內說盧未

人曰壹戎衣重壹字見當時天命人心已盡歸周武

王不己而應之故一舉即有天下猶會朝清明之

意秉誠夫曰不失顯名得其名也蓋武王以征誅得

天下疑於失顯名者然武王之征誅順天命而行天

事得時之中者也故不失天下之顯名翼註曰不失

是與舊意胡期僊曰宗廟指後稷以至文王享是享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陳定宇曰武王

伐紂時年八十有五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先公組音紺反以上至后稷也陸德明曰組紺大王之父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

無窮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也制為禮法以及天

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之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

及人也胡期儂曰期是周年盧未人曰期喪諸父昆弟之喪也大夫之貴猶不得而臣之故為之

服但比常人少降耳諸侯則得而臣之故絕不為服朱子曰如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

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則亦不絕不降蔡虛齋曰大夫降者幕降為大功小功降為總麻下

則無服矣吳孫石曰推己及人之意即文武之意而周公推之也中村氏曰兼喪祭說朱克升曰尊崇祖

考非一人之私欲乃天下之同然聖人能通其志俾同有是心者莫不得以伸其孝

註翼史氏曰武王末受命一句不結上節意正是引起下文周公追王上祀之意而言耳李岱雲曰

曰末受命便見制禮未及為而待周公此周公攝相成王時至事起道之不得不然而者也

氏說是蔡虛齋曰成文武之德曰德者尊親之孝固人子之德也今按成成就也成德是指追王一事實上

祀先公是又推大王王季之意制為禮法是推己以及人諸家將德字作理字看成德兼禮制看不是問牧野之奠追王大王王季王文王疑武王時已追王朱子曰武王之時恐只是喚呼作王至周公制禮樂方行其事如今奉上册寶之類然無可證姑闕之可也陸農師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追王之意文王與馬故也又按晚村謂武王已王文王恐未然呂晚村曰大王王季自宜王周公歸本天道行事後世不知此義以為天子心尊其親上尊號亦附周公之制而曹操司馬懿皆得與大王王季並論豈亦可為盡中庸之道哉吳孫右曰天子之禮如九獻以為節八佾以為舞便是賽合註曰斯禮謂追王上祀之禮胡期僊曰追是上達下使他因分以盡情因情以起義猶夫追王上祀之意蔡虛齋曰使皆得以生者之祿追享其親也○葬用死者之爵使死者得以安其分祭用生者之祿使生者得以伸其情○喪祭只言大夫士人者自諸侯至庶人而中舉之以見上之諸侯下之庶人可類推也又按祭喪平說章句制為禮法以及天下兼祭喪言蒙引諸家重祭一邊非是又按期之喪達乎大夫雖降猶服存疑誤陳定宇曰三年之喪

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未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張彥陵曰期之喪二句是親不敵貴三年之喪四句是貴不敵親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孫詒仲曰孝無可加為大孝矣朱氏分大與至為二亦不然武周視舜德固有性反之殊而善繼述孝之至處便是大孝矣朱氏以大孝達孝分軒輊亦非也觀上章稱武處與舜無異見可

註翼 林次崖曰上章說武王周公之事此因以達孝稱之所謂承上章而言也今按蒙引謂此本周

公事而兼武王言者非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

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

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仲曰章句所云下文指此章下文也朱子會二章之意以立言既以上章為說而又云下文又以下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以說歸本章也若專指上

章下文則此節註曾無一字說本章有此理乎說約力主黃說甚謬中村氏曰通于上下謂隨分通行之禮亦是上行之而推之於下者也今按上章所言纘

緒則積功累仁之事固為繼述之大者且此章下文所言祭緒中之一事則亦繼述之大者且此章下文所言祭

也非

祀之禮通于上下者亦是繼述之寔故曰又以下言之

言繼述也通于上下下文二節皆是仇滄柱分屬者

註翼 吳蘇右曰此節申明武周所以為達孝也兩人

者為是然實則為武周言也今按撮言引解集說指

文王說未是張泰嶽曰善是能繼是繼續陸稼書曰

繼述曰善大蒙引存疑俱兼守常達變說當變通

而變通固是善當持守而持守亦是善明季講家專

主變通言者非晚村云使武周終身侯服亦是善繼

善述非必為天子而後謂之善也○晚村又云武周

繼述伐商特其一耳時人專以此立論不惟以周先

王等探懿弁以武周擬丕炎可乎最明又按所謂繼

述者以理所當為者言伐商有天下不得已之事時

然而已晚村解得極是依雲非之却非虛未人曰志

事只一件但自心所欲為而言曰志自事所當為而

言曰事志則意慮相承故曰繼事則推行有迹故曰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士二官師一朱子

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大夫士降

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夫

士無大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孫詒仲曰大夫受地視伯則

二當是諸侯之大夫士若天子之大夫受地視伯則

當如諸侯五天子元士視子男則當如大夫三矣陸

稼書曰東陽許氏以適上為天子之元士蒙引又引

祭法註曰適士天子上中下之士及諸侯之上士恐

俱不是祭虛齋曰官師官有司也師長也祭法註曰

諸侯之中士下士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

為一官之長者

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蔡九峰曰赤刀赤削也

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球鳴球也河圖伏羲

時龍馬負圖出於河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大全

曰削音鞠朱其刀室因曰赤刀○武王誅紂時以赤

為飾鳴球玉磬也祭虛齋曰謂之若周者蓋春秋脩

祭則設之以授尸也趙格庵曰如守祧所藏者是也

主也古者立尸以主神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

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庖人禮記內則張泰嶽

羔豚羊也豚推豕也物嫩而肥故用之於春香謂牛

膏也調膳之時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許白雲曰行

與用同膳謂煎和也

註異鄧雅千曰此與下節本屬一事胡斐才曰春秋

廟雖有隆殺宗器雖有輕重裳衣雖有等差時食雖

有多寡而皆使之得自盡也下節倣此翼註曰此

二節詳言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上節是事神之謹下

節是待下之周而待下之周亦所以為事神之謹不

平說也諸說紛紛或分禮備表周或分時祭禘祭或分通於上下俱不可從陸稼書曰章句明謂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者言之黃氏洵饒乃謂下文指上章下文言麟士因之遂謂春秋以下只主天子不兼上下言此大謬也存疑說得之○翼註杜靜臺賽合註又謂此兩節俱就天子之禮而言而通於上下之意當於言外補之亦不是吳棫右曰此節照下敬其所尊看四時皆祭而獨言春秋者錯舉以概之也許白雲曰脩廟只是并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張泰嶽曰於先世所藏的重器都陳設出來以亦其能守而不敢失墜指南曰荐時食使神有所享而將生事之敬胡期僊曰陳是排列設是陳設薦是供獻今按其字泛說諸侯以下在內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

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陳定宇曰左為昭陽明之義右為穆陰幽之義趙格庵曰左昭右穆者死者

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蔡虛齋曰宗廟之禮屬生者所以序昭穆全主生者章句云云此原生者所以序昭穆之由也若死者之昭穆則自其立廟時已定不待祭時序之也○子孫亦以為序此非指當祭之時而言子孫亦以其行派也下文有事於太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則子姓兄弟云云方是祭時序昭穆○有事於太廟則兄弟者子姓之兄弟也皆生者也咸在不言也後言序也所謂昭與穆與穆齒也○羣昭羣穆不是昭一行之謂昭與穆與穆齒而已如周公一行文之昭也成王諸子成之昭也武王諸子又為武之穆也康王諸子又為康之穆也李岱雲曰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言子孫昭穆各有倫次亦如祖宗昭穆之有非亦以左右為昭穆之序也中村氏曰太廟謂太祖之廟陳定宇曰孫謂之姓詩振振公姓傳公姓公孫也今按子姓猶言子孫也指南曰不但

中庸

昭不混于穆，就昭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因學錄曰：子孫混于昭，就穆中為祖，為孫亦自不混。因學錄曰：子孫昭穆列于堂，下東階之東，其面皆北向，而以前後為班。其爵公侯卿大夫也。蔡虛公侯自侯國言，該以天子男也。卿大夫自內朝言，事宗該上士中士矣。此以天子之祭，承太廟字說來。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陳定宇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為宗，而詔相為祝，而祝嘏為有司，而贊裸獻，執豆籩之類皆是也。蔡虛齋曰：宗，祝是專舉二者，以見其餘也。曰有司，以見不可枚舉，但舉言以旅眾也。酬導飲也。盧未人曰：旅，眾也。兄弟之長，賓之長皆是。所謂導人，使飲也。通賓主以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下言不指舉觴者言。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

也。吳恭右曰：旅酬之禮，行于受釐之後，即天子主祭者，是就中取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一人，眾賓無耳許白雲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一人，眾賓無數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蔡虛齋曰：凡天子之祭，與賓相周旋者皆長兄弟也。○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觴，其長舉觴，非就其長飲也。舉觴只是執事者洗盞更酌而歸於其長，其長則將此觴往，勸他人飲耳。賓則勸兄弟，兄弟則勸賓。考儀禮如此。○賓弟子兄弟之子無所事於執事者耳。○各舉觴於其長者，蓋一時並舉。○祭將畢而旅酬，只在西階阼階之下。今按賓弟子是賓黨之少者，兄弟之子亦是兄弟之少者，得申其敬，得申其敬，宗廟之意也。又按無算爵，本是旅酬之餘，故白文旅酬該無算爵，言之而章句亦引無算爵解之。旅酬之時未及沃洗而鄭玄註儀禮曰：九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亦此意也。林次崖不意此意，以謂賓弟子舉觴於其長，乃是下文無算爵之事，不知朱子如何引來。解可謂誤矣。葛此瞻以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為似細而實泥者是。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

中庸

色列反彼列長幼為坐次也蔡虛齋曰祭畢而尸出異

謂人多不能徧問其年但以毛髮列長幼為坐次非

也蔡虛齋曰此非只辨毛色而全不問年齒蓋年齒

之早暮毛髮之色與俱其曰燕毛者蓋有是年齒則

有是毛色舉其易見齒年數也

耳非不問年齒也

註異吳孫右曰此上五句是言其禮下五句是推其

義陸稼書曰宗廟之禮禮字專指序立之禮不

泛指祭禮序者不過列其班次耳子姓有宗祝有司

之事者則各以事序其無事者在阼階之下則序

以昭穆而世次秩然此以前後為班非如祖考以左

右為列也爵有貴賤貴中有賤以列尊卑也序事言

辨賢而不及否蓋禮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

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

於祭非是不得與祭則與祭之士皆賢此辨賢只是

辨其材能欲用人不違其能非辨其賢不肖也逮賤

之賤指卑幼言然不必是童子序齒是從昭穆中序

齒非泛序齒淺說云當序昭穆之時昭穆同則論爵

爵同則論齒而齒輕於爵至燕毛之時則分昭穆以

論齒而爵不復論矣此說本蒙引如此講則序昭穆

與序齒方有分別序昭穆與燕毛是同姓之事序爵

是異姓之事序事旅酬是合同姓異姓之事此兩節

裕祭時祭皆如此孫詒仲曰或以春秋節為四時之

祭宗廟節為三年之裕祭愚謂春秋節本文明云春

秋其為時祭無疑但以宗廟節專為大裕者以有事

於大廟群昭群穆成在非大裕無此也不知四時之

祭亦是裕於大廟室中三昭三穆皆入子姓之群昭

群穆成在焉所以異於三年之大裕者則以大裕兼

已毀未毀之主而時祭不及已毀之主耳序昭穆序

爵等固皆時祭之所有非必大裕始有也以宗廟節

單屬大裕誤矣宗廟之禮五者時祭大裕皆然此宗

廟節承上節春秋說則只是時祭之事言時祭而大

祭視此矣胡期僊曰序是序次今按辨別也蔡虛齋

曰序昭穆與序爵序事各不相混不相涉看來群昭

群穆做一處序公侯卿大夫陪祭者又做一處序執

事者則各布列於其所司之位許白雲曰眾賓者賓

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西兄弟者主人之黨也

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指

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指

南曰序昭穆親親也序爵貴貴也序事賢賢也旅酬幼幼也燕毛老老也禮義周匝如此陳定宇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達尊三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顧麟士曰其指先王亦只指文王耳太王王季在內繼志述事不必

陸稼書曰晚村謂太王王季皆在內繼志述事不必坐然文王志事此未必然此章論武王之孝自當

主文王說李氏曰若推廣到組紺以上亦太王王季之所尊以下子孫臣庶皆太王王季之所親恐於事

死如事生二句終說不去至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則武王亦在內明與贊武周達孝相背矣所尊

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李岱雲曰先王所尊謂祖考先王所親謂

子孫臣庶分明同姓者為子孫異姓者為臣庶乃虛齋謂臣庶即子孫獨不見上文之序爵序事等耶中

群臣衆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

未遠者言亡以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死而既遠者言以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此節總上文兩節所言而約言之兩節所言皆為繼志述事因以可見故曰結

註翼 踐行奏三字主祭言孫詒仲曰禮樂武周所制禮樂故云其禮其樂者先王在今日亦必如此

亦嘗以禮樂祀其先也說得不透快○只是說武周於先王之尊所親者敬之愛之也

以天子祭祀之禮敬愛其尊親而武周體其意而敬愛之也武周之敬愛先王在今日亦必如是

志述事也○踐行奏即是武周踐行奏也存疑云是後來奉祭之人踐行奏所踐行奏者武周也

則武周制禮只是使後人行之自家便不行乎周公是人臣何以踐行奏成王之踐行奏即是周公之踐

行奏也李岱雲曰事死如事生二句輯略揚氏大全

中庸

陳氏泥於記之言緊貼居喪祭上說不知此二句
 緊承上五句見踐位行禮奏樂與敬所尊愛所親盡
 倫盡制如此皆深體先王生存之心而為之者也豈
 不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乎若拓開另說便與
 此章單就所制祭祀之禮通於上下言之者不合矣
 指南曰其為脩廟等事是敬先王所尊之祖考也其
 為序昭穆等事是愛先王所親之臣庶也陸稼書曰
 雙峰謂踐位三句是述事敬所尊二句是繼志不必
 蔡虛齋曰孝之至也與達孝一也自其盡於己而言
 曰至孝自其稱於天下而言曰達孝朱克升曰身居
 其位而行禮奏樂之類至於如此是皆善繼善述故
 為孝之至又按踐位行禮奏樂敬所尊愛所親皆上
 文祭禮中所有善繼善述者乃是武周之於先王事
 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極也非達孝而何又
 按陸稼書此節亦通上下言其誤始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
 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

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
 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峰

之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蔡虛齋曰天子
 之社便是地豈社外又有地哉故朱子取五峰胡氏

之說臨川吳氏乃反之以為天子祭地於北郊之方
 澤此只據禮記之說中村氏曰郊者長至之日祀天

於南郊社者歲再祭春祈而秋報陳定宇曰首句提
 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

省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

而以太祖配之也陳定宇曰太祖即始祖也朱子曰

而已中村氏曰周禘帝嘗禘只祭始祖及所自出之帝二者

以后稷配之五年一祭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

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盧未人曰禮義互文

禮之義也鄧雉子曰蓋義即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

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出八俗篇
此與論語意異者論語其意獨在明禘之說不易知也此則在明武周制作意義之深遠也固小異耳文
異者特所記之辭互有詳略耳要小異而非大異也

註異

吳蘇石曰此節近說多惑胡氏之說謂上孝之至句已結不達字此又別是一節謬甚不知第

二節章句云所制祭祀之禮已該得此節了蓋武周所制祭祀之禮不出郊社禘嘗而上文只說得祭廟之禮且亦未見制禮之精意故此節悉舉其禮制而言而深贊其意義之深遠見得先王之志事所在非武周不能繼述之而有此制作之妙益以見其為達孝也盧未人曰上四句言祭祀之義下三句極言義之深遠○兩個所以釋禮之義即下句義字揚復所曰禮兼儀物品物言胡期僊曰事是答生成之德上帝指天言宗廟之禮即下禘嘗今按與上節只以立之位言者異吳蘇右曰郊社宗廟俱從武周有天下以後異乎前人處說方與達孝相關指南曰明乎以下不重治國上正贊其制禮之意義深遠也盧未

人曰明其義是真知所以祀上帝所以祀其先道理這便是真能仁孝的人仁則必能體天地好生之心而以下仁育萬民孝則必能推祖宗一體之念而以孝治天下所以治國如視諸掌蓋幽明神人總是一理未有仁孝與天地鬼神相感通而猶不足以理人夫以下明祭之義即易于治國如此可見武周制禮意義何等深遠明字不指武周蓋武周便是作者之聖明則述之而已持後人言蔡虛齋曰此與論語同皆當兼理無不明誠無不格言有知行意

其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

哀公魯君名蔣

註異

蔡虛齋曰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事然則夫子之得邦家

其所設施可知矣故孔子平日之言固無限而子思於中庸所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則在此一

章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而發其實萬世
君師之要道也中村氏曰此章人存政舉為綱領五
達道是立政之本九經是為政之目三達德是體道
任政之具而用功不過擇善固執
歸要在脩身二字樞紐在誠一字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
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

張泰嶽曰古時無紙有事只寫在木
版竹簡上葉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

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
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贈於方書遺於策蓋策以衆
聯方一而已今按儀禮聘禮註策簡也疏引左傳南
史執簡以往是簡者未編之稱策者衆簡相連之名
息猶滅也盧未人曰非方策之政滅息也
有是君有
是臣則有是政矣李岱雲曰文武之人以仁脩道以
道脩身者是也文武之政九為天

下國家之九經是也今按是君是臣
許曰雲合今古說非也指今一邊說

註翼

翼註曰獨言文武者三代之政至周大備欲公
之法祖也○人亡政息輕反言以決之耳吳蘇

右曰人存非文武之君臣尚在君臣盡道即文武之
君臣未亡也○人字雖兼君臣當略重君一邊觀下
文取人以身與不可
以不脩身等句可見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夫音扶○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宋沈括
字存中

著夢溪筆談此語載筆談中蒲水草可以作席詩有
蒲與荷或以為蒲柳恐非詩疏初生名葦稍大為蘆
長成乃名葦葦蒙引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
速矣以人字即其人存之人許而蒲葦又易去聲
白雲曰樹藝之樹是活字
生之物其成尤速也生發生之生成就也葦八月既
成可為曲薄蒲亦八九月收葉

可以為成，亦可作。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節之意，故曰其成尤速也。也。翼註曰：人道之敏，政如地道之敏，樹然非泛，猶夫樹而已。夫政也者，蒲盧也。本朝之制，作最為精詳。遇其人，不俄頃而奏治平。要如此，插人字在內，胡期。僕曰：譬則地道敏，樹中之蒲蘆，其成之速尤易也。

註翼 周聘侯曰：上承人存政舉來脉下，接為政在人。去路分明，全重在人。蒲蘆句，因上文敏樹而更舉其尤速者，以狀之。耳。虛齋謂：重在政，又是一意。非也。今按兩政字，俱是上節政字。陶謙之謂：上政字，泛說非。張彥陵曰：此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重在敏字。蒲蘆又在敏樹之中，抽出來，以見易之甚意。無兩層翼註曰：人道敏，字輕虛。猶云：人之為道也，敏。夫政如地之為道，敏所樹中。村氏曰：道猶曰用，謂其所能也。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袁誠夫曰：言人道敏於立政，所以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

入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問政也。

篇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蔡虛齋曰：所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兄弟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此句見易乾文言：元亨利貞，皆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又按此仁字，以心之全德言，專言也。虛齋說非也。然專言偏言其實一物而已。故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則準則也。若君身不脩，則不明不方也。若君身不脩，則不明不方也。若君身不脩，則不明不

公何以審取舍，君身脩然後能知人，能舉人，故曰取久之則又在脩身能仁。其身謂脩道以仁脩身以道，而身脩也。道字在其中矣。此仁字兼外面行出底言，亦專言也。身脩則文武之君而取人，有則所取之人

文武之人而文武之政無不舉行矣

註翼

一表誠夫曰為政在人一句結上文下文三句承上此入字與上面有別上兼君臣此以人言臣以身言君蔡虛齋曰人之脩理其身者要當以此五者自律務使各得其道然後吾身始無玷缺汙壞處是謂能脩理其身者也賽合註曰脩者要無過不及悉協於中也李岱雲曰道是外面行出底仁是其中心流貫處惟從外根揀裏面說今按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謂以道脩身以仁脩道也胡斐才曰脩道猶云體道此仁字指已發者言而未發者自隨之五倫間若無此相親相愛意思縱做得好看終與道理不相貫攝故曰脩道以仁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

當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人身是血肉之軀生

反肉軀中所具之生理是也非指血肉之軀以器語道也惻怛慈愛如見齧齧之牛而有不忍之心見孺子滯入於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之類宜者分別列是也深體味之一句示以體認之方也

反事理各有所宜也中村氏曰分別是區處意非智有所分別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朱子曰節文章之節文亦然

註翼

而此及義禮者仁為全體故也朱允升曰親親生於仁尊賢生於義等殺生於禮皆本乎性也盧未人曰仁是生理義是理之所宜禮即此理之節文無過不及者故親親有父母有諸父昆弟隆殺不同尊賢有大賢有次賢等級不同這都是天理自然生出來當厚而厚不容一毫不及當薄而薄不容一毫太過所以仁不兼愛義不混施今按仁義禮是性親親尊賢等殺是仁義禮之發蒙引謬矣朱子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隆殺等差

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盧未人曰存疑謂親親即父母父母泥下文事親之言蒙引謂親親有殺便不止父母故于下文事親亦兼諸父昆弟意二說蒙引為是顧麟士曰親親為大只在仁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是于親字內相較語各有次序蔡虛齋曰自親親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而親親為大自尊賢以至憐兄敬長及處事應物之各得其宜皆義也而尊賢為大尊賢之大者以其最要而在所先也若非以其最要則君臣之義為大矣摘訓曰能親親則由親以遠疏而達道無不舉能尊賢則講學以會友而達道無不明故為大翼註曰尊賢為大不說義主於敬而敬莫先於尊賢上文原無敬字也要根宜字蓋道各有宜而賢尤宜尊又按為大謂所重也孫詒仲曰等便有輕重大小之不同殺對隆而言單屬薄一邊或問等殺由禮而生抑亦禮由等殺而生饒雙峰曰只言禮所生而無由字則是等殺由禮而生也等殺者禮之所生猶言子者母之所生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反因人事而理之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豈有天理反因人事而生之理乎摘訓曰是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故事親不盡其

生出等級來若說等級為禮之所從生則下文天字說不去又按北溪滄柱謂禮生於等級不可從虛齋又云家語作禮所以生也亦可見禮不可專指性也誤矣蓋家語與此有異同而可取者則朱子收之章句如為政在於得人及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云云是也其不可取者則不然此句是也不可據以為說陸稼書瞿昆湖撮言引解說亦不可從

道則不能脩道以仁脩身以道也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汪武曹曰註中兩言又當可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見不是先要之志陶謹之曰若為人子者習與正人居不獨講明義理兼以涵養性情其和平淑慎自有流露於流親養志而不自知者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陶謹曰天以理言仁義禮總會本文單屬知人以上面一路側透語勢不得不爾實則以之事親而事親之理在在故草句等殺兼承之理

註翼 許白雲曰仁山金先生謂此章當作六節看章首至不可不知天為一節賽合註曰上二節

特論理此承上二節方著君子身上而責成之重脩身上事親即上親親之仁知人即上尊賢之義知天即上禮所生之天理皆脩身之先務也呂晚村曰仁者兩節總完得脩道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如此下節從脩字中推出工夫當如此其實止一派說話惟道理節節生來故工夫須層層完備必

如此方完得箇仁字故曰此節倒看素誠夫曰不可不脩身一句結上文二節下三句又承上一句推言之上文言仁已及義禮此又以知言胡期僊曰故頂上二節意來○君子指人君言○思是心下要如此李岱雲曰不可不猶言少不得以此為重耳蔡虛齋曰事親是就親親中舉其尤重者而言亦不止是父母如諸父亦是在所事者故下文親親之殺方接得來盧未人曰知人者知其賢而尊之便是宜○思知人帶事親來方起得等殺意知天內等殺平承鄧雉千曰猶云思知人以為事親之助朱克升曰天以理言今按此節重完了上文一箇仁字故天字專以親親尊賢之等級言為是李氏曰蒙引存疑俱牽合仁義禮與知仁勇愚意不必本只脩道以仁一句有仁便有義有仁義便有禮統言之只一仁而已仁中已有親親之殺義中有尊賢之等推原之總只一天而已此始其功者自由於知成其功者自賴於勇亦何必牽合為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

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

謂五典孟子滕文公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

有別彼列反長聲上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本文舉倫言之故章句舉

理以實之有是固有之義親愛也義宜也別是區別

父子則謂之親在君臣則謂之義在夫婦則謂之知

列在長幼則謂之序在朋友則謂之信其實一也知

所以知如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知是

處仁是公渾處勇是強健處于知也強毅而不惑于

行也卓立而不撓故曰云云強字陳定字為上聲今

讀如字陳定字曰此字指五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

達道體謂以身體而行之

所同得之理也王觀濤曰註共由同得一則誠而已

矣只言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一之為達道雖人所共

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

有不誠則人欲問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許白雲曰上

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北

漢曰只是實有是知實有是仁實有是勇而已吳因

之曰知則純乎知而無復有昏昧之雜仁則純乎仁

而無復有私意之雜勇則純乎勇而無復有柔懦

之雜夫是之謂實知實仁實勇而道無不行矣

註翼表誠夫曰此承上文脩身以道而言林次崖曰

言之以見所以脩身者其道有五所以脩道者其德有三

所以盡上面未盡之意也王觀濤曰此德字以得

中庸

四書章句

乎天者言蔡虛齋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對三字而言下文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亦然皆是數目字但一字所指是誠也故註不曰一誠也而曰一則誠而已矣盧未人曰所以行即上文所以行俱是行道上行言所以行達道者在一實今按朋友獨言交下言三德所以行達道者在一實今按朋友獨言交者不必有異義陸稼書曰存疑謂三達德是帶來底誠是用功處不是下文分明以誠兼天道人道此處蒙引亦似主用功說俱謬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也所以行

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

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因知勉行

者勇也林次崖曰以其分三知三行之分屬也以其

主乎德而言即一人之身而兼有此三者之德也以

等言者主乎資質而言人品有高下而各以一等名

之也蔡虛齋曰以其分而言者知與行各自分為二

項也以其等而言者則逐分中各有高下等級言也

李岱雲曰虛齋謂上節章句曰知所以知此仁所以

體此勇所以強此分明與下節所以知者知也所以

行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其理昭

合而以其等而言者特其餘意其說亦似有把柄但

愚見朱子必補以緊意思不可餘意而略之何也本

在此節正是契緊意思不可餘意而略之何也本

文不徒知之而必分生而知學而知困而知不徒說

行之而必分安而行利而行勉強而行且徒說上

中庸

上文所以行之者三，已經說了，而人之推諉，以為不能知此體，此強此者，都以為是氣稟之等有不同也。生知安行方不用著力去，體行只是清多，不能無蔽，粹多不能無雜，便須著力體行，纔能到手，徒靠知不得。故朱子曰：無雜便須著力，體行纔能到手，徒靠知不得。故朱子曰：事非艱苦，猛厲不能故知，知仁又全賴勇，人若不知氣稟之等，不同，只混道以知，知此以仁體此，以勇強此，却從何處下工夫？且工夫皆可略用，便自推諉曰：我不能也。我性中原無知，仁勇而三者竟非天下之德也。惟知人性雖善，而氣稟之等不同，故生知安行只一知便了，此知可以該仁勇者也。我非生知安行，則須著力去，知非不在其中，但著重處却是仁耳。我非學利便知勇，非不在其中，但著重處却是仁耳。我非學利便故以困勉為勇，此知仁亦非不在其中，但著重處又慎思辨，必明辨行，必篤行是也。知著重處在勇，則學問思辨，必強都是功，人必已百人十已千是也。愚必問柔必強，都是功，人必已百人十已千是也。愚必

成功一都是重，這學知利行，因知勉行，意思則分明。吃緊在氣稟之等一層，而虛齋止重，以其言一層者，猶未通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行道有難易，然能自強，不息則其至一也。蚤莫指生安一等，莫難指學利困勉二等，氣稟不同，故知有生學困之異行，有安利勉之異性，無不善故及其成功，則一也。分明以等而言，許白雲誤矣。此節本章重等一邊，其分一邊，特分貼三德耳。意却不重，故章句結語。呂氏曰：所入之途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為殆之義，非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中庸言道之所以為中庸者，由此見得也。今按城區域也，企企望也，許白雲曰：若乃以下，是言今之學者信道不篤，而自棄自

脩不為而自暴者以生知安行上等資質我如何可到不敢去學資質既下因知勉行安得會至於道又不肯去行總而言之却只是知行二者皆不勇正與自強至一者相反

註翼

林次崖曰既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復有三知又以此三等也○生而知之者不待學也困而知之者學猶不知必待困心衡慮而後知也利者深知篤好而求必得之者也勉強而行者深知篤好以求之而猶未得必待勉強矯揉費力而後行之者也中村氏曰生知不是說人生下來便知只是天生成的毫人力不與○玩及字重在學利困勉方是對哀公之本旨張彥陵曰困知非因困後求知是用困工夫而不知也照學利困勉俱在工夫上說人之精神不塞則不通耳盧未人曰六個之字指達道三個知字行字俱是知行已成了陸稼書曰兩一也言生安與學利困勉一般學利困勉與生安一般一則見生安之無所異一則見學利困勉之無所遜意則總重在引困勉也胡期僊曰困是苦心思索及其通承生知學知困知來上一字指知道言學困與生知為一下

一字指行行道言利勉與安行為一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

子曰二字行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未及乎達德謂知不足

足以強此者求以入德謂欲知足以體此勇不體此欲勇足以強此也事是工夫兼學利以下言指南曰存疑謂困勉而下通上文三知去聲下為知三

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通謂通為一條看次

義史氏曰三知為知三行為仁二句便是上文以分而言之意三近為勇之次亦只是上文所以至於知至此獨自學利以下求知之成節已知之成功乃勇之耳○知之成功而一是就己至處言故可為勇三近是就方求處言故但為勇之次也中村氏曰謂之次

則亦是 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

等也 忘反懦 亂二反 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

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

起懦 許白雲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

知仁勇之事但未完爾此體貼三近字說陳北山曰

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

自便其所欲故曰私虛未人曰好學是學之不厭則

義理漸漸開明愚可破矣力行是勉躬行則人欲

漸漸消磨私可忘矣知恥是恥智不如人必發憤好

學取仁不如人必發憤力行則志氣漸漸奮勵而懦

可起矣

註異

中村氏曰按家語哀公問上文夫子之言而有

勿問自家實地何如去三三者做去○言意所主其

學者必兼備此三功而全成其德耳蔡虛齋曰蓋哀

公資質九下故夫子獨以此啓之至於末章又有人

一能之已百之之說而終之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

明雖柔必強蓋聖人之所以拳拳於其君者如此翼

註曰三近字只以其漸造而名之究竟合一非終於

近也指南曰近者自今日而許其後日也蓋自今日

言雖未即是智仁勇要今日言則可進于智仁勇矣

真西山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人以入德之路夫智必

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及哉

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知矣力行不已則亦近乎

仁矣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矣蓋好學所以明

理也力行所以進道也知恥所以立志也能於是三

者用其功則所謂三達德者庶乎可漸致矣鄭申甫

曰行即行此五達道是也但為私意所蔽清意不能

懇至唯力以行之自然真意流貫於倫常之間李氏

要知取此所以皆為勇之次也若以氣稟各有虧欠

者而言則少知者便要知好學以近知少仁者便要力

行以近仁少勇者便要知恥以近勇也然氣稟至此

然學未好而能好行末力而能力初頭也全靠知恥

須是靠勇做主○知恥之勇固貫在好學力行之內

中庸

奮勵則謂知恥在好學力行之先亦可蒙引亦泥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指一人而言天下國

家則盡乎人矣天下國家一人之積也人狹而天下

一物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鄧維千曰知斯三者二句是結上文修身之意以應人存則知所以治人三句是起下文九經之端以應

舉政

許白雲曰右自天下達道五至此為第二節張

意耳今按存疑講知字過深不可從胡期僊曰身之

也既知所以治天下國家則知所以治人之理初無彼此之殊也既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之理初無眾寡之別也

九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

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

也

經常也陳北山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體

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設也子如父母之

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本齊桓公葵

見孟子註吳蘇右曰柔者安也寬以待之之意許白雲

曰孟子註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之不可

忽忘賓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此列九經之目也目名

目也

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群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吳蘇右曰脩身之進謂資賢以進益非先進字謂進廣也盧未人曰脩身九句列言其目然自有次序故又言序賽合註曰序意輕目意重序即在

中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也朱子曰體群臣之體字章句與呂說雖小別反也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陳定宇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

註翼

胡斐才曰上言治天下國家未明言許多事故以條目言之吳蘇右曰此皆文武所已試而今之所當行者逐句俱要見此意方與首章文武之政一節有關合盧未人曰經雖有九其實不出脩身尊賢親親而已曰敬曰體自尊賢推之曰子來曰懷柔自親親推之九句虛講勿太露下節事意胡期僊曰九是大槩為是治尊是學而弗臣上親字是親愛下親字指諸父昆弟宗族人等敬是尊禮意大臣者所以宰理天下國家者也羣臣是分理庶事的臣陳北山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又有尊賢之列者蓋此所謂尊者非臣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鄧維千曰庶民即國之百姓庶民也百工是九百技藝之人翼註曰以道而招集之曰來陶謹之曰柔者寬以待之不使失所陳定宇曰懷謂撫安之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

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吳蘇右曰人君果能行此九經則各有其效焉孫詒仲曰知道立是

脩身之效不惑是尊賢之效也下數句做此胡道立氏云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道立之效非也

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胡

峰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陳定宇曰表儀也

也書法範曰皇建其有極皇君不惑謂不疑於理不

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

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指南曰不惑不眩俱指君

臣不眩者謬祭虛齋曰自先事講明而言謂之理自臨時區處而言則謂之事林次崖曰尊賢則主於講

明義理此是講學事未粘著政事如今經筵日講一般故言不疑於理敬大臣則委之以政如今九卿分

治一般故言不迷於事許白雲曰專任大臣無小臣

之言間之則臨事則隨大臣所建明而行無所迷眩

呂晚村曰敬不止是信任能敬則君心一而來百工

信任專志清明而邪不入故臨事不迷眩

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許曰雲曰通功易

人之功而交易其事功如功勞使人之功勞相通不

專為己作也易事謂彼之功通於此此之功又通於

彼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用彼此皆足通功易

事只是一串意鄒澤山曰農末相資而財用足者農

以粟易器而為無窮之用工食粟而又制器以利無

窮之用也此言農者不是與工並言蓋本文主工言

陸稼書曰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

虛齋曰財用二字饒氏以為財是貨財用是器用農

也財皆有可用也。不必金銀寶貝，方與做財。蓋凡地之所產而可用人之所成，以為用者，皆財也。翼註曰：財用足亦兼國用。民用言者，有單就國言者。陸稼書曰：按兼說為是。系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

李依雲曰：蓋系遠人自兼賓客聘問遊士商旅三項，註不過偶引以釋之，不必泥也。今按歸以心言。

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陸稼書曰：德之所施，二句。依東陽許氏則上句貼懷諸侯，下句貼天下畏。蒙引則二句俱貼天下畏。蒙引為是。今按注武昔以陸說為非，不可從。虛未人曰：畏如大畏民志之畏，謂感其德不恃玩威從德上來。蔡虛齋曰：以德服人，則心悅誠服，自有不威之威矣。是威生於德也。又按制禁制也。許白雲曰：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註翼

翼註曰：九則字見不期而至意。張泰嶽曰：諸父是伯父叔父許亦史曰不怨者九族睦也。今按

眩目無定主也。鄧雉子曰：士即群臣也。顧麟士曰：公卿大夫為大臣，則上士中士下士為群臣矣。非未仕之士也。又按晚村謂大臣以下皆為群臣，謬。賽合註曰：報對施言報禮重，是以禮報若不敢輕也。翼註曰：只是盡職上見。又按禮字不必屬君說。倪仲弘曰：勸勉也有欣欣不已之意。馮翼註曰：如有力者趨事有財者樂輸是也。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

也

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省悉

井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

之事也吳森右曰欲收九經之效必先盡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官盛

任平聲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臣不當親

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盧未人曰大臣是輔養君

無暇論道且失大體必多設屬官任他使令這等優

禮使彼仰望尊重得從容輔養顧麟士曰按孔疏

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細碎小事皆屬忠信

官為之是不親細事今按任當也猶云供也

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

乎上者如此也林次崖曰賢非義不食其所賴乎

上者蓋有在也以身體之而知其所

賴者在乎此而忠信重祿以養之今按賴既讀曰餼

依賴也揚齋謂如此上恐有闕文不必

餼稟稍去聲食也稱事如周禮豪反古老人職曰考其弓

弩以上反時掌下去聲其食是也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

即稟給折送錢之類是也陳定宇曰周禮註稍食更

祿廩也徐仙民曰周禮以群臣之祿食為稍食稍稍

給之也中村氏曰乃月俸也胡斐才曰稱者不多不

少適相當也許白雲曰此官主弓弩箭矢故曰豪人

計其事之成功反之而善則上其食尤往則為去

善又賞之否者反此今按弩弓有臂者

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反子賜以迎之朱子曰

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

用編唐謂之給過所陳定宇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

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

徒註少曰委多曰積許白雲曰地官遺人三十里有

今按往亦有委積來亦有符節彼是互見豐盈足之義朝謂諸侯見反形句於天

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年一小聘三

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陳定宇曰比年每年也趙鐵峰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

君自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陳定宇曰燕謂燕享賜謂頒賜

是隨其方物所出不責以所無

註翼

陳北溪曰齊明以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

而動是純一無思慮之雜明是潔白無私欲之污盛服

只是不褻意非華飾也蔡虛齋曰非禮不動此動字

兼視聽言及思通一身而言也今按非禮論語集註

云己之私也胡期僊曰讒是奸佞色是美婦人賤是

輕貨九財寶之屬盧未人曰德即賢也吳棫右曰聽

讒言則賢者不安好色貨則與賢者相悖去讒遠色

賤貨而一惟貴重有德之人則純心用賢而賢者得

行其志又按象至不仁舜封之有庠為諸侯則晚村

謂位祿不論才不才者可從雖無官者位蓋有之措

南說未當翼註曰同其好惡是不拂其情親之所好

好之親之所惡惡之也盧未人曰此句知一親字輕

看不必作勸人各親其親張彥陵曰時使謂不以非

時使所以不盡人之力薄斂謂不以額外斂所以不

盡人之財倪仲弘曰省謂省其勤惰試謂試其巧拙

盧未人曰勤的餼廩多些惰的餼廩少些要與他事

功相稱又按吳因之謂勸親之親於我汪武曹撮言

引解集說從之誤中村氏曰送迎兼朝聘及商賈行

旅嘉於專指遊士願留其國者嘉是顯用意於是不

求備意盧未人曰絕世是有國無人是顯用意於不

之廢國是有紀綱言持危以社稷言又按危是危邦不

必隣國相危呂晚村曰若謂必如此而後勸太說壞

了士民若謂為要他勸而後如此又太說壞了君上

要之所不勸三字旁人說道理如此耳君與士民胸

中皆著不得此三字倪仲弘曰以勸言者九六脩己

而勸人也胡期僊曰勸有感發鼓舞意蔡虛齋曰此

勸字就該得尊字體字字來字意然不可以為正

中庸

當尊字體字來字子字用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 陳定宇曰指誠言之非以誠字訓一字徐巖泉曰誠不在九經外只件件皆實心實

意做出 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 中村氏曰實字對虛文說今按一有若有之義

實也

註翼 許白雲曰自九為天下九經至此為第三節盧未人曰所以行之者一與上文的一樣三達德

五達道是脩身大法行之者只一個誠九經是立政大法行之亦只一個誠故誠是通篇人存政舉皆歸下文獨詳言之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跲其劫反行去聲 ○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 丘

林曰章句因道德九經非一事故以之 豫素定也 平素屬括之不可泛說今按蒙引說誤矣

素也定 跲躓致也 虛未人曰猶跌倒也 翼註凝也 吳孫右曰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

是必有愧 陶謹之曰如下文所推即指本節言事行

所推是也 道說故下節註云此又以下在下位者推言之意

註翼 蔡虛齋曰上文兩言所以行之者一是指誠而言然未嘗明言誠與不誠之利害故又承之

以此言吳孫右曰不豫則廢正發明不可不豫之意項平庵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教人素學之也知之素

明行之素然而後取之則不窮矣蔡虛齋曰豫非誠也所豫者誠也來誠夫曰立猶成也廢猶敗也言前

定以下言豫則立之事不跲不因不疚不窮即立也兵月林曰立是事立不可作誠立說章句先立乎誠

亦不是應此字許白雲曰言達道五所以行之者
一達德三所以行之者一又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皆指誠此九事指達道達德九經則豫與前定皆謂
先立乎誠也盧未人曰言事行道非道德九經之外
別有四者只是言此則為言措此于天下則為事行
此于一身則為行此皆當然之理則為道○困對通
看不困與在邦必達在家必達一解不窮與泛應曲
當左右逢原一解翼註曰窮字解做盡字與困不同
道前定者如有源之水滾滾流出更無窮盡艾東鄉
曰道前定道字泛指道術非達道之道陸稼書曰豫
有兩樣欲為此事先誠乎此事此在下位一節意也
欲為此事先誠乎此事此在下位一節意也自言前
定至明善段段有誠字在內但只重豫不重誠淺說
最明呂晚村曰此句有三層意道德九經是一層行
之者一是一層豫又是一層道德九經必本於誠而
誠必豫乃得下文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行正豫此誠
也人多泛說九事既不切貼即知貼道德九經也只
做得道德九經要豫已刪却一字一層矣請問九事
二字註何以貼道德專為上文兩箇所以
行之者一而設也若脫離一字更豫箇甚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
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
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
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林次崖曰蓋上就
見九事之當素定矣更以在下位者言欲治民必先
獲上欲獲上必先信友欲信友必先悅親欲悅親必
先誠身欲誠身必先明善亦可見九事之當素定也
孫詒仲曰此章專為人君言云在下位者借在下位
者說以見人君之當先立乎誠也非為人反諸身不
臣說也史氏以在下節為說人臣悞矣
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陳
宇曰所存所發指心而言今按所存謂所不明乎善
存主也以內言所發謂所發用也以外言不明乎善

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察著也人心天命謂人心中所具之天命也即所謂至善也人心天命之本然以內之所具言至善之所非有以外之所應言非有二也

註翼

許白雲曰右自凡事豫至此為第四節陳北溪曰此一節又推明不可前定之意須自誠身

明善始指南曰只在下位者推言當豫之意欲在上者以是而反觀也胡期僊曰獲上是得君信任李衷一日信即真心感孚處今按四道字張泰嶽做道理看是白雲做方法看不可從順親作悅親看為是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吳蘇右曰承上

文誠身而言誠本于天而人當有以誠之重誠之邊以起下節誠之之功誠者真實無

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許白雲曰真則無偽實則不虛是正

說誠字又反言曰無妄只是不真實其訓話語意與主一無適意一般本然當然字有力當看今按天理貼天字本然貼道字以下不假脩為者言人事貼人字當然貼道字以功宜自盡者言仇滄柱謂道字輕看固非李岱雲謂誠字未有理字意亦非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

妄不待思勉有心以求知謂之思用力以求行謂之勉而從容中道則亦

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

謂人之道也。就渾然圍貌。仇滄柱曰：以聖人為天道，是別之便見。上句天道是兼聖人說矣。其以擇執為人道，此是正頂誠之者。故註云：此則所謂人之道。又按擇善，即明善工夫。固執，即誠身工夫。故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云云。三宅氏曰：孟子集註所說與章句立言不同。要之，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

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陳定宇曰：兩

知勉行在其中。

註翼 許白雲曰：右言誠為第五節，賽合註曰：此一條俱相承之言，非相對也。天之道，叫起人之道，不

思不勉之聖人，叫起擇善而固執之者。一則原其當誠之故，一則示以求誠之事。○此節重為哀公而發，當重人道，擇執上蔡虛齋曰：天之道，就人身上原其理之本，然而言人之道，以人事當然者言。蓋理本無不實，人之未實者，當實其本然之實，所謂復其初也。仇滄柱曰：泛言於穆流行者，非單照聖人分上說者。

亦非吳因之曰之字，正指所賦之實理而言。鄧雉千曰：曰天道，見其出於天，而非吾身所本無。曰人道，見其切於人，而非吾身所可諉。翼註曰：聖人二字對下文擇善而固執之者，的者字看切，不可云從容中道者何人哉。乃聖人也。則隔斷口氣了。林次崖曰：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一反一正，說蔡虛齋曰：不勉而中，以行言不勉而得，以知言胡期僊曰：中合那道理得，得那道理從容自然，意吳蘇右曰：從容即上，不思不勉意中道，即上中得意。呂晚村曰：從容中道，道字與上兩道字不同，即達道之道。李岱雲曰：時解因不勉不道，便是從容中得，便是中道。似犯疊複，故謂從容中道連聖人也。七字為句，看來亦釋見註中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已將聖人納在誠者二字中，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分明做一句。蓋因誠之者是勉而後中，思而後得，加兩不字，借對面形容，未說得實，故又以從容中道足之。盧未人曰：自理之未得而精察之，曰擇。今按兩誠者，以人心之理言，兩誠之者，以人身之功言。稼書說不可從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固執，執守堅固也。朱克升曰：擇善而固執之者，此者字代人字。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用工之節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
 去學而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虛蔡
 齋曰誠之之目雖解在此條下而意實該到下條也
 朱子曰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亦兼兩條之
 意中村氏曰學問思辨為擇善之知篤行為固執之
 仁亦以分言繼言學而知利而行乃以等言○前節
 三知三行及知仁勇皆以成功言之此特借來為工
 夫之目下節困勉之勇亦然李岱雲曰惟其學之即
 能問之即知思之即得辨之即明行之即篤所以為
 學知利行之人與下困勉分界正在此今按誠之固
 雖兼困勉在內然誠之亦有難易之殊故此節專言
 學知利行下節專言困勉行存疑諸家疑之不是
 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倪仲弘曰博學之學以
 也之學兼知行而言也今按廢止也

註翼

呂晚村曰兩節分處不是下面另有工夫能此
 五者就是學利未能底須在此五者中更下苦
 功須是因勉吳草廬曰學謂效之於己無一不效之
 謂博問謂詢之於人周詳不苟之謂審思謂反之於
 心慎者謹重不輕忽也辨謂剖決於將行之先明則
 了然而無疑也行謂踐履於身應接於事者篤則始
 終用力不倦怠也翼註曰辨與思不同思是搜索義
 理辨是又就其所思者而剖決是非○五之字俱指
 理言即擇善善字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
 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慎思慎思時未暇
 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
 也中村氏曰五者工夫單用固不拘先後若聯用則
 先者必在先
 後者必在後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
 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平聲其成故常百倍其

功通義曰君子之學不為則已解有弗學一句下四事放

此今按不為則已語意與解朝不生則已生必上尊

人君下榮父母同陳定宇曰要求也李岱雲曰惟有

必要其成之心故常百倍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

之事也陳北溪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

氏曰困知勉行以等言勇之事以分言

註翼朱子曰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弗措也

正是說勇處袁誠夫曰措捨置也人指天質明強之

人言已既昏柔則視彼明強之人用功當百倍其

力也中村氏曰一是一分十分二能字兼知行

胡斐才曰己百己千兩言之者以道有難易淺深之

別也李岱雲曰次崖混學利困勉在上作一等又另

添三近在困勉之外為一等吾所不解是不知困勉

人只在三近上做工夫耳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兼學知利行困知勉

勉一流言故曰愚柔非觀擇善固執行言晚村謂就困

字可見吳蕪右曰功字亦作效字解呂氏曰君子所

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

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

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

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

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

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魯莽莫古

反滅裂出莊子則陽篇陳定宇曰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之學或作或輟

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

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中村氏曰德字蓋以學之所得而言

今按才字程子所謂稟於氣者指氣質也不美之質

就重者言致使之至也輟止也果果敢也陳定宇曰

成己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己自棄其身於不

肖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呂氏解得此段痛快讀

之未嘗不悚然警厲奮發人若有所

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

註翼

許白雲曰右第六節言誠之目至於變化氣

德九經凡事無有不能盡者矣胡宜齋曰上兩節分

學知利行與困知勉行此又總結上兩節果能學問

思辨而百倍其功則雖愚必明或學知或因知及其

知之與生知一也篤行而百倍其功則雖柔必強或

勉行或利行及其成功與安行一也今按汪武曹本

雲峰定字單承困勉說五華撮言引解集說從之誤

徐做強曰此道是擇善固執之道揚復所曰愚以氣

胡期僂曰此道是擇善固執之道揚復所曰愚以氣

言屬知指學知困知者柔以質言屬行指利行勉行

者王觀濤曰愚者見天下理不真柔者拿天下理不

定明者人欲搖撼他不得強者人欲推倒他不得便

是與聖賢同歸地位必明必強正是因達德為人所

同得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此盡人合天之學所

謂誠之者人之道也到此纔是其人存又按明強只

指聖人之地位

未論及性反處

右第二十章

蔡虛齋曰哀公問政者所以正人

也而孔子之言乃多言脩身之事何

論蓋欲其正己以正人也所謂王道也聖門議

正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

如正人何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

教不能則勸此孔子家法也及此則為所

藏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胡雲峰曰上章所述文武

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今按緒絲

端也指上章所述之事也蔡虛齋曰一致謂所至之域則同也舉而措之亦猶是言猶大舜文

武周公舉而措之天下國家也○孔子雖不得位而其所答哀公問政之言則皆論得位者之

事子思引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者蓋其體用全備費隱大小兼該一皆堯舜以來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之正傳雖為哀公蓋包費隱兼小

而發其實萬世君師之要道也

大以終十二章之意則曰兼費隱包小大於此

章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與曰包者不明言但

意所包舍也兼者其所明言者也故不見不聞

隱也體物如在則費矣此明言也夫嘗兼小大

而言而小大則皆在其中此章自脩身以至於

懷諸侯自生知安行以至於困勉行大小亦

皆並舉矣而費之與隱則皆不出乎所言小大

之中也孫詒仲曰章句兼小大蒙引說得好身

家之事小也國與天下之事大也許氏以道德

九經為小誠為大非也○此章所言道德九經

誠明等或身家之小或國與天下之大兼小大

而言皆費也雖不言隱而道德九經誠明等之

所以然者則隱也故曰包費隱史氏說包費隱

單指誠之一字言非矣今按終十二章內語誠

章之意終申明道不可離之意也

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樞紐反女九也趙格庵

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

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未

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

今以此言觀一篇皆言誠也言天之實理固誠

也言聖人之實德亦誠也言人之欲實之者亦

誠也故天命者以實理賦於人物也性者人物

得天之實理也道者循此實理也教者品節此

實理也戒懼存此實理也慎獨行此實理也未
 發之中實理之體也中節之和實理之行也中
 和實理之感而位育實理之應也中庸誠之至
 也陳定宇曰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今按樞
 戶之轉軸開闔由之者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
 也紐謂帶之交結之處

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
 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
 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
 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
 今當為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
 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三宅氏曰固是固
 陋之義儀禮經傳
通解引家語固字下注云哀公問篇亦有寡
 人固不固何得聞此言之語今按刪削也定也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四終

